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八八回 憫哀鴻仁人興義舉 泛明湖好景入詩囊

且說孫觀察聽了陳宮保的話兒，便大喜道：「究竟是陳宮保想得週到，職道卻一時想不出來。這樣的一來，一定可以多得幾萬塊錢。多得一塊錢，就可以多救一條性命，這都是宮保的功德。」陳宮保也謙遜幾句道：「這是我們分內的義務，算得什麼功德？」說著便又和孫觀察商議了一回，把會裡頭一切章程都議得停停當當。陳宮保又道：「專靠我們中國人，究竟沒有幾個肯出大錢的。最好要想個法兒，把那些寓滬的西人也拉進會裡頭去，方才熱鬧。」孫觀察想了一想道：「待職道先到工部局拜會局董，看他的意思怎樣。大約據職道看起來，那些歐美各國的人，在慈善事業上大家都肯出力幫忙的，料想沒有不答應的道理。」說罷，便辭了陳宮保，先到虹口地方來，看他一個英國女友叫做哈囉利夫人的，和他商議一番。

這哈囉利夫人向來和孫觀察很要好的，卻又和工部局總董叫做喀倫達立夫的兩下狠說得來。當下聽了孫觀察的說話，便拍手贊成道：「我們雖然是大英國的人，卻居留在你們貴國，又和你們貴國有鄰國的誼分，這件事情也是我們分內應盡的義務。料想我們英國人都有仗義好善的性格，斷沒有不答應的。如今我先到喀倫君那裡去問他一下，看他的意思如何。」孫觀察聽了連忙慇懃致謝，說了許多感激的話兒。

當下，哈囉利夫人果然立刻到工部局去見了那位喀倫達立夫，把孫觀察的說話和自己的意思都說了一遍。那位工部局總董喀倫達立夫君也分贊成這樁義舉，又和各國領事商量了一回，大家都是分高興，拍手贊成。並且那三國領事都情願叫自己的夫人也在張園裡頭設肆售物，把賣出來的錢都交在中國慈善會裡頭去，撥作徐、海、淮、揚的賑款，盡個鄰國的義務。哈囉利夫人聽了大喜，連忙和孫觀察說了，孫觀察自然甚是歡喜。

當下陳宮保、孫觀察議定了會中的一切佈置、一切章程，便推舉了二名幹事員，分頭辦事。恰恰的這位辛修甫也被他們推舉在裡頭，做了個幹事長。那些指定的方向、鋪設的會場、預備的商店，都要辛修甫一個人往來奔走，流汗相屬，忙得一個發昏章第□一，那裡還有工夫來娶什麼小老婆？

這些閒話我且按下不題。只說貢春樹和劉仰正兩人，都在浙江杭州地方。貢春樹是捐了個知縣，分發浙江；劉仰正應了杭州將軍的聘請，和他管理折奏。兩個人雖然時常相敘，卻每每的當著那茶餘酒後的時光，遇著那月夕花晨的佳日，大家都不免常常的要想起章秋谷、辛修甫這一班要好朋友來。這一天，劉仰正僱了一隻湖船，邀著貢春樹一同去游西湖。船上的人解了纜，一路輕輕的蕩過來。這個西湖，本來是中國第一著名的勝地。這個時候又正是四月初旬的時候，沿著湖堤一帶還有些開不盡的桃花，三三五五的臨風招展，夾著那些綠沉沉的楊柳，襯著那波光一碧，微微的有些搖動，好似那輕羅薄縠一般。那四圍的山色也是午嶺浮青，遙峰界碧，直是天地生成的妙景，連畫圖上都畫不出來。那西湖的水本來是□分澄澈的，看著那水底的行藻縱橫，看得甚是清楚；船上的人影倒入水中，鬚眉畢見，好象是一面大鏡子的一般。貢春樹和劉仰正坐在船中澆欄玩賞，只見樓台隱約，煙水迷離，嶂影涵青，波光漾碧，只覺得神怡心暢，頭目爽然。

貢春樹和劉仰正談了一回，劉仰正道：「這般景物，可惜秋谷、修甫等都不在這裡！」春樹道：「秋谷自從太夫人逝世，回到常熟去閉門守制，連至好的朋友都不狠通信。兩年之間，我一連發了五六封信去，只接了他一封回信，不知道是什麼緣故。計算起來，他的服已經滿了，為什麼躲在家裡還不出來？」仰正歎一口氣道：「秋谷近兩年來運氣也狠不好，自從其盛倒閉，被徐齊甫吞沒巨款之後，家產便去了大半。去南京鄉試，雖然三場滿薦，又被主考落掉了。又為著教演拳棒的事情，大家竟都謠傳他是個會匪的頭目。你想可笑不可笑？直是曲高和寡，少所見而多所怪了。」春樹道：「前天我接了修甫的一封信，說就在這個四月裡頭要娶姨太太，只等過了萬國賽珍會便要舉行大禮。我們何不到上海去走上一趟？這個賽珍會是難逢難遇的，我們去看了賽珍會，再去擾修甫的喜酒，不知你的意思怎麼樣？」仰正拍手道：「我正有這個意思，不想你和我竟有同志。我們明天就去，何如？」春樹道：「我們就明天去也好。」兩個人定了主意，便一同上了輪船，直到上海來。

到了上海，兩個人都住在辛修甫的公館裡頭。過了一天，恰恰的張園賽珍會已經開場。貢春樹和劉仰正兩個，少不得也要買兩張入場券進園遊覽。貢春樹剛剛走進園門，早見一個□六七歲的麗人濃妝豔抹的，手中提著滿滿的一籃花，裊裊婷婷的迎將上來，對著貢春樹嫣然一笑，在籃裡頭取出一朵花來，對貢春樹道：「請買一朵花，盡個同胞的義務。」貢春樹被他說了這一句，倒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，連忙把那麗人手中的花接了過去，扣在鈕釦上。那麗人微微一笑，又照樣的取了一朵來，遞給劉仰正。劉仰正也接了。貢春樹便取出兩塊錢來交在那麗人手內。那麗人接了，笑盈盈的對著他們兩個點一點頭，走到那邊去了。兩個人慢慢的走到安壇第來，只見那安壇第中間陳列著許多東西，都是些泰西士女在那裡四處兜攬生意的。

那安壇第的兩旁隔作□幾處，好象是□數間廂房的一般，卻是□三國領事的夫人分釐列貨的在那裡掌櫃。安壇第的前後，又有許多歐美各國的女士，也有設著博彩攤的，也有賣點心食物的，大半都是些少年貌美的人，一個個都打扮得金鑽照眼，錦繡流光。兩人一路走來，東看看，西看看，真有些應接不暇的光景。出了安壇第，又到老洋房去看了一回，都是陳設的珠玉繡貨、古玩字畫，陳設得五光□色，光怪陸離。再轉過河邊，便是一方草地，圍了一個藝場，有幾個中國人在那裡舞槍弄棒。

兩個人各處走了一遍，覺得有些腿酸起來，正要尋個歇息的地方。忽見一群的滑頭滑腦的少年，大家都勾肩搭背，一窩蜂直擁過來。聽得人叢裡頭有一個少年哈哈的笑著說道：「我們出了一塊錢，倒像打了一個中西合璧的大茶圍一般。」這一句話方才出口，猛聽得對面有個人大聲喝道：「這算什麼話兒，真是混帳！」那說話的少年聽了有人罵他，也就回罵道：「你是個什麼人？敢於這般放肆！我說我的話，與你什麼相干，要你來起什麼勁兒？」對面那個人聽了，更加大怒道：「今天是他們那班中西女士不惜犧牲名譽，來拯救我們中國的災民。你也是中國人，該應感激才是，怎麼的放出這樣屁來！」那少年聽了也大怒道：「你的說話便是放屁！像你這樣的道學話兒，上海地方用不著，勸你還是少講幾句罷！」那對面的人聽了，怒不可遏，忍不住大踏步的搶過來，一把抓住了那少年的衣服，好象拎著個小雞的一般，口中說道：「我把你這個全無心肝的東西，你自己錯了，還敢這般倔強！如今我也不來和你說什麼，只和你當著大眾評個理兒，這樣的說話，你究竟應該出口不應該出口？」這個時候，已經有許多人聽得有人吵鬧，大家都圍將攏來。

貢春樹和劉仰正兩個起先聽得對面那個人的聲音甚熟，明明是章秋谷的聲音，兩個人不由的滿心大喜。大家都搶上一步，舉目看時，果然不是別人，就是那位文妙天下、厥性好罵的章秋谷。兩人一眼見了秋谷，正待要叫時，只見章秋谷一手扯著那方才說話的少年，對著大眾朗然說道：「你們諸位聽著，今天的賽珍會，是中西女士為著那班淮、海的饑民嗷嗷待哺，所以大家都犧牲名譽，開這個賑荒賽珍會，用意□分可感。我們做男子的人不能夠幫著他們盡些義務也還罷了，怎麼方才這個東西竟會說出那樣輕薄的話來？說什麼出了一塊錢，倒打了一個中西合璧的大茶圍。」

你們眾位請想，這樣的話兒可該說不該說？可荒不荒唐？」

眾人聽了，有幾個膽小怕事的便走了開去，有幾個有些義氣的，大家也都數說方才說話的那個少年，說他不應說出這般輕薄刁鑽的說話。那少年起先被章秋谷一把拉住了衣服，覺得這個人氣力不小，英毅非常，心上已經有了幾分餒意。卻又受了那幾個同伴的激發道：「你口中說話是你的自由權，怎麼他平空的干涉起來？這還了得！」那少年受了眾人這般一激，便也想要裝些虎勢出來。無奈看著這章秋谷兩隻眼睛光芒閃閃的，只是凜凜的對他看著。更兼被章秋谷一把抓住了掙紮不來，動彈不得，不由得心中有些害怕，口中卻支支吾吾的說不出什麼來。如今又聽了眾人的話兒，許多的人異口同聲的都怪他不該如此，早已嚇出一身冷汗來，連忙向著章秋谷道：「你且先請放手，有話再說。我方才的說話，實在是一句信口的話兒，並不是有心輕薄。你們眾位不消生氣，

我自己認一個錯就是了。」章秋谷聽了那少年自家認錯，方才放了手道：「既是你自己認錯，我也不來和你計較。」那少年見秋谷放手，好容易得脫了身，一言不發，三腳兩步的望著彈子房那邊走去。

章秋谷方才回轉身來，早聽得有人叫道：「秋谷兄，我們多時不見了，渴想得狠！」秋谷聽了連忙回頭看時，見果然是貢春樹和劉仰正兩個，不覺心中大喜。連忙走過來大家相見，拉著手寒溫了幾句。劉仰正道：「這裡不便講話，那邊有一個東洋茶棚，我們去坐一會兒也好。」章秋谷聽了點點頭兒，便同著他們兩個走進茶棚去，揀個座兒大家坐下。劉仰正便問問秋谷這兩年來在家裡頭的情形，秋谷長歎一聲道：「說起我的事情來，真是一言難盡。」

看官，你道這位章秋谷這兩年之間為什麼不到上海來，卻這樣銷聲匿跡的躲在家裡，這是個什麼道理？原來章秋谷自從那一年在南京得了上海家裡頭的電報，連忙趕回上海，急急的趕到新馬路公館裡頭，看太夫人時，原來太夫人是個秋痞，雖然來勢利害，卻也沒有什麼大礙，只為著有一家合本的典鋪叫做其盛的，被管事人徐齊甫虧空了本錢，故意放火，把一個黃鋪燒得個乾乾淨淨，一物不遺，還欠了外面的許多帳目。正是：

壟斷盡東西不利，市會之良；火攻出決死之軍，奸奴大膽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請待下回分解。